

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余买与转运

——兼论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

何玉红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南宋川陕战区战略地位重要,在南宋国防安全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为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南宋通过和余、科余等方式余买粮食,筹集到大量军粮。南宋将川陕各地余买到的粮食通过陆路和嘉陵江水路两条路线运往边防前沿,这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川陕战区军粮余买与转运中,出现了诸多弊端,成为当地民众的沉重负担,体现出军队物资供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余买与转运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军队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南宋;川陕战区;军粮;余买;转运;嘉陵江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5-0059-07

南宋的川陕战区,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南部、四川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三省交叉地带,也即以今汉中盆地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以今汉中盆地为核心的南宋川陕战区,地理形势独特,战略地位重要。南宋人认为,此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1]卷28,建炎三年十月戊戌, p563;占据此地,“进可以据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变”^[2]卷9《上胡察院书》。富平之败,陕西五路失陷,此地成为宋金兵力直接接触的战场。南宋川陕战区战略地位突出,承担的防御任务艰巨,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是川陕战区军政建设的重中之重。关于南宋川陕战区的军粮问题,学术界曾就高宗一朝的情况等做过论述^①。本文集中就整个南宋时期川陕战区军粮的余买与转运作一论述,并进一步观察军粮余买与转运对川陕社会的影响。

一、军粮的余买

余买粮食是南宋川陕战区解决军粮供应的重

要途径。随着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通过出钱购买粮米来实现对军队的供给,在军队粮食补给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宋朝余买军粮,名目较多,有和余、博余、便余、俵余、寄余、结余、兑余、坐余、配余等^[3]。南宋川陕战区军粮余买主要有和余、科余、劝余、对余、折余等。所谓和余,即由政府出钱,于民间直接购买。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官府往往少给钱或者不给钱直接征收,是为科余。孝宗时,军粮筹集艰难,四川总领李夔“以本所钱招余,惧不给,又命劝余其半,‘劝余’之名自此始”。李昌图任四川总领时,劝余废除。时至嘉定年间,战事不断,“宣、总司令金、洋、兴元三郡劝余小麦三十万石”,劝余再次恢复,数量较大^[4]卷39《刘甲传》, p12095。以对余方式为川陕战区筹集军粮,在绍兴初年就已实行,“盖每民户税产一石,则科余亦一石,故谓之对余焉”^[5]乙集卷16《四川宣抚司科对余米》, p805。将民众应承担的各种税钱,折纳为粮食缴纳,即为折余。余买军粮的

① 参见史继纲《南宋高宗朝的川陕军粮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拙文《论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拙文《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消耗与筹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08-10-20

作者简介:何玉红(1977-),男,甘肃民勤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宋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国家权力下的地方行政运行机制研究:以南宋四川特殊化政策为中心”(08JC770019),项目负责人:何玉红;2008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边政与财政:南宋西北边防财政运营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项目负责人:何玉红;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项目负责人:何玉红。

名目多,数量大,为川陕驻军军粮筹集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南宋政府筹集军粮的实际情况来看,官府出钱购买的和余方式最受民众欢迎,取得的效果也较突出。如绍兴二年(1132),王庶知兴元府,“治榷酤与关市之征,得其赢以市军储,有三年之积”,招募军队达三万人之多^[1]。李迥筹集军粮时,一度于兴元、洋州余买夏麦五十万石,岷州余买二十万石^[4]。绍兴十年(1140)战事再起,军粮需求增加,胡世将在兴元收余米麦五万,在洋州收余三万;又在阆州设余买场,就余成都路米十六万,潼川府路十一万,夔州路三万,尽赴鱼关应付军队支用^[1]。可见,在各地余买粮食数量较大。绍兴末年,王之望为四川总领,趁秋成增余军食,由于在利、阆州的仓廩桩积不下,将十万石运往兴州桩积。之后吴拱率军往荆襄屯驻,又将余买的粮米以船运往荆襄,所用船只达二百七十余只^[9],看来余买到军粮确实不少。再如绍熙三年(1192),文州农业丰收,官府“余米六万余石,创椿积仓贮之。”^[7]南宋处在边防前沿的关外之地,余买军粮普遍存在,数量较大。史载,淳熙三年(1192),免除阶、成、和、凤一年之余,民众得以缓解,“四州粒米狼戾,充箱溢筥,排门求售,较之穰岁,物价反平”^[8]。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平时在关外诸州余买粮米数量之多。李夔为四川总领时,将以前科余粮米变为和余,民众予以大力支持,余买粮米的场景颇为壮观:

边头八月秋田熟,南村北村夜舂粟。大平车子走无轮,载米入场声辘辘。官置斗斛人自量,市价日与时低昂。得钱却载车上,出门掉臂归山乡。老翁扶杖笑且语,大儿踏歌小儿舞。^[9]

科余废除后,民众负担减轻,时值丰收,粮价平稳,民众乐于出售粮食。和余军粮只要粮价合理稳定,效果更佳。如何德方曾监兴元府大军仓,“平概量以市余,谨簿书以出纳”,粮食价钱合理,管理有序,效果自然显著,“斗食以上租帐,横道十余里不绝”^[7]。

科余名虽为“余”,实乃“科”征。由于官府不出钱银,获利巨大,一旦军粮需求增加,应付不及,往往依赖科余解决问题。范成大为四川制置使时就指出:

和余之害,凡西兵十万,岁用米一百四十七万斛,兑买省计及营田之外,阙五十二万斛,

括兴元、阶、成、西和、凤、文、龙等州民户家业而均科之,每石予钱引四道有半,其二分折茶,实给三引,耗费斛面不与焉。^[10]

在实际措置过程中,少给钱引,折茶充数,再加上之斛面,民众实得钱引所剩无几。淳熙三年(1176)七月,有朝臣指出,四川总领所岁支川陕驻军军粮为一百五十余万石,营田岁租与贸易利州诸处夏秋税斛者才十九万,其中一百三十万水运,“七十和余,六十量产之薄厚而制其数焉。名曰和余,实科余也”。在执行中,上三等户财物稍足,尚可应付,“下二等户势必付之揽纳之家,本钱既不可请,姑逋责可耳”^[7]。官府在筹集军粮中,“科”而不“余”,相当严重。提供军粮是汉中民众的沉重负担,往往名曰和余,而实同苛敛,“边民苦和余,实不得一钱,吏且督输旁午,汉中尤以为病”^[11]。李夔出任四川总领时,汉中民众承担军粮供应尤为繁重,“田头刈禾人未归,吏已打门嗔我迟。名为和余实强取,使我父子长寒饥”^[9]。黄裳《汉中行》一诗对官府强行科余的行径与场景描述到,时至秋收,官府科余永无休止:

禾稼登场虽满眼,十有八九归徵求。军前输米更和余,囊括颗粒无乾馐。棱棱杀气森平原,虽食我肉不敢言。阵马如云动雷电,戈戟纵横撞相腾喧。口边夺食与马齿,马饱人饥无处说。^[9]

从黄裳《汉中行》一诗反映出,川陕驻军人数多,供给困难,官府科买军粮诛求无已,致使民生凋敝,生活无望。

以对余方式筹集军粮,在川陕战区军粮筹集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余中,“民输米一石,即就余一石,或半价,或不支,且多取赢”^[4]。民众买粮少得钱或根本不得钱,故时人称,川陕军粮供给,“蜀民尤以对余米为患”^[1]。还有记载称,“先是宣抚司取对余米于四川民户,而潼、遂、果、合诸郡,绝少稻田,自军兴听输以粟。至是,都漕司责令输粳,其已津运者,皆却还之”^[1]。对余虽有助于军队粮食供应,但在对余军粮时,种粟之地要求交纳稻米,对当地民众而言实在难以应付。

二、军粮的转运

余买粮食以供军用有一个关键环节,即将余买

到的军粮转运到边防前沿。南宋川陕战区的军粮仓库较多,分布在边防前沿:

武阶之仓、三同庆之仓、七凤集之仓十有一,西和之仓十有五,金、洋之仓二十有七,其大者则如利、沔、兴元,每月各支家粮万石,而鱼关一处,计取财赋,几收十分之四。^[12]卷18《论蜀事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札子》

从兴州、金州、兴元府三大战略要地,到关外五州之地,凡屯兵之处均有粮仓。由于川陕战区内自然形势险要,交通不利,粮食转运尤为困难。大体讲,川陕军粮转运有两路,一是陆路,一是嘉陵江水路。两路并行,将四川各地的粮米财物源源不断的转运到驻军之地,“水航陆负,自利州至鱼关五六百里之间,相踵不绝”^[6]卷10《与冯编辑书》。水、陆两条军粮转运线,成为川陕驻军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先看陆路转运。南宋川陕战区地理形势险要,陆路运粮难度较大。主要体现在,一是道路崎岖不平,交通不便;二是中途运粮民夫自身消耗大;三是时间要求紧,若管理不善,运夫遭殃。川陕战区内“山险道隘”^[1]卷110,绍兴七年四月丙辰, p1788,陆路转运军粮,交通条件的限制显而易见,“登涉山险,运粮之夫常困于是,常死于是”^[8]卷261,员兴宗《请以辅兵运粮疏》。如绍兴四年(1134)九月,吴玠陆运粮食,从两川调民夫运米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余千而致一斛”。为及时运粮,吴玠“令县官部役先至者赏,役夫饥病相仍,死于道路”^[1]卷80,绍兴四年九月甲戌, p318—1319。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再行陆运,“民间率费七十千而致一斛,粮夫死者甚众”^[1]卷106,绍兴六年十一月壬午, p1734。时人曾指出,从四川内地调粮,自蜀至利,役夫徒手走千里,始得负粮而行,又千里乃至西和。古人以为,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且倍矣,独奈何?且剑、利调夫,一人之费为钱八万,西州道远,费必倍,以一夫十六万钱计之,直米五十硕。古人以三十钟致一硕为困民,今以五十硕致六斗之粟,利害又相绝矣^[13]卷39《夔州路提点刑狱张君墓志铭》。

运粮路途遥远,中途运夫自身消耗不少,陆运的弊端非常明显。再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权随军转运司公事赵不愚等调利州路民夫九万人运粮至军前:

先运五万人三月粮,人日食二升半,计运米一万三千五百斛,应用五万夫。夫持七斛米,自鱼关至凤州,百八十里,往来六日程,凡四十有八日而毕。除兴元府、兴、洋、利州、大

安军不科外,先于剑、阆、巴、蓬四郡调夫万人,循环应副。

之后又值金人入侵秦州,赵不愚再调利、文、龙等州民夫共三万一千人运粮,每五十人为一队,外差大小甲头二名,火头三名。之后又调彭、汉、绵州、成都府民夫二万人。但在具体转运中弊端重重:

然利路诸州,封疆阔远,所起夫皆以县令部押,仍令持两月粮,附收官库,谓之准备钱,民间一夫之费,为七八十千,雇夫以行者又倍。其后运粮十五万五千九百余斛,料二万八千余斛,至黄牛堡,夫粮二万七千九百余斛有畸,民大以为扰。^[1]卷192,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庚寅, p3221—3222

陆运军粮不可为不多,但路途消耗甚巨,反映出陆运的艰难以及成本之高。难怪时人称,陆路转运军粮,中途消耗很大,而“军前所得,不过毫丝,民间所损,已甚丘山”。除此之外,陆运中由于管理不善,时间要求紧迫,“运粮之夫,同日俱发,俱发则无次舍,同招流民,则素寒饿。以寒饿之民,居无次舍之地,其死道路,死霜雪者相踵也”^[8]卷261,员兴宗《请以辅兵运粮疏》。所运粮米甚少,而路途民众反遭受诸多艰难,乃至丧生,陆运的代价确实很大。

再看嘉陵江水路运粮。自汉唐以来,嘉陵江水运就发挥着转运边郡军需民食供给的作用^①。时至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再次繁荣,成为川陕边防物资与粮草转运的重要途径。嘉陵江发源于陕西宝鸡附近,流向为自北向南,流经宝鸡、凤县、两当、徽县、略阳、宁强、广元、南充、合川,在重庆附近汇入长江^[4]。在两宋时期,嘉陵江水量充足,水质清澈,适于船只往来。如北宋时吕陶咏道:“嘉陵江水泼蓝青,澈底澄光明鉴形。”^[15]卷38《见嘉陵》南宋时的嘉陵江由于物资转运的需要,更是一派繁忙景象,“夜促清觞醉武兴,晓飞轻舸下嘉陵。”^[16]卷19《自兴州浮嘉陵还益昌》史载,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封嘉陵江神为善济侯。“江自凤州之梁泉,历兴、利、阆、果、合、恭以入大江。川陕宣抚副使吴玠言,正系饷军漕运水路,望加封爵故也。”^[1]卷106,绍兴六年十一月戊寅, p1732—1733封嘉陵江神为侯,无疑显示出嘉陵江在转运物资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对嘉陵江水运的高度重视。嘉陵江水运粮米为川陕战区军粮转运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嘉陵江水运粮米的数量看,史载,四川总领所每年支付军粮为一百五十余万石,其中一百三十万石就通过水运

① 参见王开《受军事支配而大起大落的嘉陵江水运——兼谈故道与故道水》,《文博》1994年第2期。

来供给^[7]卷78《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总领财赋兼赠通奉大夫李公墓志铭》。水运军粮占有所有军粮的百分之八十五还多,水运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绍兴七年(1137),李迥应付吴玠军粮,每年支米九十七万,其中七十九万系水运^[1]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p1797-1798,水运军粮数量超过总粮数的百分之八十。从水运的实际情况看,效果也不错。如绍兴四年(1134)九月,吴玠实行陆运,由于中途损耗大,之后“募舟载粟挽以上,民皆欢呼而去”^[1]卷80,绍兴四年九月甲戌,p1318-1319。绍兴末年用兵之际,“嘉陵江水平日,春秋之际,其流浅洄可涉也,冬十月,乃运舟舳舻相衔以上,而大潦方涨焉”^[17]卷24《西陲笔略》。这为战争的进行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嘉定初年,陈成为总领时,“嘉陵江流忽浅,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动,疏而导之,自益昌至于鱼梁,馈运无阻”^[4]卷41《陈成传》, p12390。经过疏通,嘉陵江再次恢复运行,畅通无阻。

嘉陵江水运军粮数量大,而且中途费用不大,这是水运的突出特点。时人曾对嘉陵江水运与陆运军粮做过一个比较:水运之费,就成都一路而言,自水运至军前,用钱四贯三百,可致米一石,若使税户自陆路搬运,则每石所用,三倍于水运之值。若值农时,民间雇人搬运,则其所用又三倍于税户自运之费^[1]卷102,绍兴六年六月辛酉,p1676。不难看出,由税户陆路转运军粮,其路途消耗是水运的三倍,若在农时雇人转运,路途消耗更大,是水运的九倍。以水路转运军粮,减省中途耗费确实不少。但由此引出水运的不足之处,即路途遥远,所费时日较长。嘉陵江自北而南流淌,川陕边防驻军“皆在剑阁之外,岁自嘉、泸诸州泝流漕粟以饷之”^[18]卷1《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转运粮米,自南而北逆流而行,速度必慢,所用时日必多。从嘉陵江下游往上游行进耗费的时间,南宋人李流谦称,“半载迢迢住利州,嘉陵江水日夜流。安得却流关下去,载我唯须一叶舟”^[19]卷4《喜仲明西归》。从下游到利州单只小舟尚需要半年时间,如若大船满载粮米,用时也多,史称“水运泝江千余里,半年始达”^[1]卷121,绍兴八年七月,p1957。

水运的另一个不足是嘉陵江水流不稳,水量四季变化较大,造成船只行进困难,史载“嘉陵江险,滩碛相望”^[1]卷110,绍兴七年四月丙辰,p1789;由于受季节影响,嘉陵江“春夏涨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胶”^[1]卷118,绍兴八年正月戊申,p1901。显然只有水流合适才能运行,这无疑增大了运粮的难度。绍兴十四年七月,郑刚中于利州之思耕亭记载嘉陵江水运的情况:

夫嘉陵之源,发于凤之大散,旁由故镇,绕

绕渔关,循崖而出,力未能载。自渔关下武兴,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于亭下。又顺流踰剑,入阆,东走安汉,疾趋于合之汉初,已则会东西二川,并势望夔峡之道,争门而出。回视渔关,不知其高几里,皆终岁漕饷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浅深,自滟滪逆数至渔关之药水,号名滩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兽奔者,又崎岖杂乱于诸滩之间。米舟相衔,且尽犯险。率破大竹,为百丈之箴缆,有力者十百为群,皆负而进,滩怒水激,号呼相应,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断舟退,其遇石而碎,与泪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颇复盗用官米,度赃厚罪大,则凿舟沉之,岁陷刑辟,与籍入亡家者,亦累而有,故漕粟之及渔关者,计所亡失,常十二。^[20]卷13《思耕亭记》

从郑刚中的记载不难看到,南宋嘉陵江水运路途遥远,嘉陵江从凤州向南而流,其间道路曲折,经由渔关、武兴、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始达利州。然后继续向南,愈往南流,地势愈高,所谓“回视渔关,不知其高几里”。这就加大了嘉陵江水运的难度。除路途遥远外,嘉陵江流经之处,山川险要,“循崖而出”,“号名滩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兽奔者,又崎岖杂乱于诸滩之间”。如此,又增加了水运的难度。为此只有“米舟相衔”,民夫在江岸十百为群,通过箴缆牵引,艰难运行,滩怒水激,令人心惊胆战。运米其间,米船触及礁石,损失非常严重。但运夫却恃此从中作弊,私盗官米。天然环境的限制,加之运夫舞弊,嘉陵江水运成本自然增加不少。

若管理不力,嘉陵江水路运粮的难度也会加大。绍兴六年(1136)十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奏:赵开应付吴玠军队粮饷,“别不应副舟船及水脚钱”等^[1]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乙巳,p1722。由于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敷衍塞责,致使缺船少钱,水运效果必然不高。至于在水运过程中官吏抑勒民众,运夫侵盗钱物,更增加了水运的难度。绍兴四年(1134)三月朝臣的上奏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有司馈粮,虽用水运,然每令州县抑勒船户装载,失陷官物。今潼川府路岁运二十万斛,每斛支官钱三千二百有奇。成都路岁运六十五万斛,以水路稍远,所支钱又多,通计费钱二百六千万缗。船户既被抑勒,侵欺盗用,巧诈百端,以至自沉舟船,号为抛失,所运米数,失陷大半。^[1]卷74,绍兴四年三月丙寅,p1225

上述措置水运的过程中,先是州县官吏抑勒民户,多支钱引;中途民众侵占粮物,最终导致米斛失

陷。弊端的出现,根源于吏治不善与人为破坏。所以,加强管理以防止官吏徇私舞弊是嘉陵江水运军粮中的当务之急。

为了解决嘉陵江水流的季节性变化与人为破坏等带来的困难,绍兴六年(1136)四川制置大使席益提出改进措施,即“漕运六策”:

欲于上流水涩之时,并运在阆、利近处,春水生后,一发运至军前,庶免如今年夏秋,顿至阙绝,一也。又奏请于利、阆州就余入中,庶免如今年多支脚钱,而运远路之贵米,二也。又于泸、叙、嘉、黔等州,打造运船,及自用收拾水流木,斫伐官地木造船,庶免向来掳船之弊,致客旅逃避,弃毁其船,官失指准,三也。秋初于阆州急余万斛,以应军前急阙,又遣官于军前计议梁、洋就余十万石,庶免如向来陆运之弊,人民役死,田莱多荒,又得军前早有粮饷,四也。行下三路漕司,任责起发,合运之米,自五月后来至今,在仓米数,起发将尽,庶免如向来积米在仓,军前告乏,五也。又差本司属官,费钱物往泸、叙、恭、涪,依私下余买新米,就近发赴军前,却于西路水运最远去处,兑桩米数,省水运舟船之费,而民无科余之苦,六也。^[1]卷106,绍兴六年十一月壬午, p1733-1734

席益对嘉陵江水运的整顿,涉及面较广,“于上流水涩之时,并运在阆、利近处,春水生后,一发运至军前”,也即是掌握嘉陵江水流季节性变化的特征,水浅时桩积,水涨再行。同时,“于利、阆州就余入中,庶免如今年多支脚钱,而运远路之贵米。”即在相对靠近边防前沿的州郡买粮,避免中途消耗。还有在泸、叙、嘉、黔等州打造运船,防止在措置运粮船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这些策略充分考虑到水运的诸多弊端,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避免,不失为一个扬水运之长以避其短的好方法。绍兴八年(1138),四川制置使胡世将整顿水运,“复前大帅席益转般折运之法,粮储稍充,公私便之”^[1]卷121,绍兴八年七月, p1957。显然,席益提出的转搬之法具有很好的效果,史载“转船折运,于是费十减六七”^[2]卷6, p76。不难看出,经过整治,采用合理的办法,嘉陵江水流变化较大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得以减弱,其转运粮米之效自然显著增强。

三、军粮余买与转运对民生的影响

南宋川陕战区余买与转运军粮给当地民众的

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南宋时期,一度经济繁荣的蜀道经济带呈现出衰败景象,^①其中,余买与转运军粮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制约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先看余买军粮中的情况。南宋川陕军队长期驻守关外地带,当地民众在提供粮草中出力最多。史载,“关外阶、成、西和、凤四州,岁苦和余”^[22]卷67《读文集九·范石湖文》。川陕战区其他地区受军粮余买影响的情况,可通过各地在南北宋时的比较中看出。北宋时期的兴元府,经济繁荣,“邑屋富盛,人民繁庶”^[23]卷3《奏为乞置兴元府学教授状》。与北宋的繁盛相比,南宋兴元府社会生活退步很大。在川陕战区的粮饷供给中,兴元府等地负担尤重,“民间所余家业不多,科买军粮草料,苦于偏重”^[1]卷180,绍兴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 p2997。在北宋中期,金州“政平岁丰,士民康乐”^[24]卷12《忘归亭记》。南宋的金州却呈现出衰败的景象。南宋时金州统兵武将,巧取豪夺民财,“将朝廷降到招军银并度牒,以和余为名,公然盗取,民间和余本钱,多以茶盐布等折支”^[8]卷240,虞允文《论去蜀中二帅疏》。军队诸多腐败现象发生,对粮饷钱物诛求无已,民众生产与生活遭受极大的影响。利州在南宋,“城因兵破慳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25]卷4《利州》, p140。利州的衰败,既有战火的影响,南宋余买军粮、苛敛无已也是原因之一。史载,南宋之时,“梁、益之地,久苦重征,自承平时固然。南渡之初,一切取办,关外之众,仰之而给”,供军数量大,时间久,“民之困悴,殆罄罄无告矣”^[26]卷17《与四川宣抚王枢密札子》。提供军粮是汉中民众的沉重负担。南宋时人曾比较了南宋之前与南宋时期汉中的社会变化。南宋以前的情况是“墜腴壤沃人烟稠”,汉中人口稠密,农业繁盛。时至南宋,情况为之一变,其中供给军粮的影响非常大,所谓“家粮一石五券钱,一半入口一半官”^[12]卷《汉中行》。供军负担沉重,生计无望。在官府沉重科敛之下,生产与生活呈现出一片凄凉的景象,黄裳《汉中行》有诗为证,“天高日薄炊烟冷,村落萧条往来绝”^[9]黄裳《汉中行》, p173。

直接受到余买军粮影响的还有四川的成都府路、梓州路和夔州路。南宋时期,这些地区始终承担着为川陕驻军提供粮饷物资的重任,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南宋时期整个四川地区赋税沉重,主要源于供应川陕驻军。从富平之败后川陕战区驻

① 详见拙文《论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军以来,四川民众就担负起不断向军队提供粮米、草料等重任。在余买军粮中,官吏无状,弊端丛生,“猥以贱贾,取盈于民,弊久滋益,至有倍蓰常赋什以上者”^[27]卷17《赐范成大措置和余议》。绍兴六年(1136)三月,四川制置大使上奏,去年诸路旱伤,收入不多,但官府却余买米谷,致使“价例踊贵,无从得食,尽有菜色”。其中“利路近边去处,又增一倍”,民众饥饿,死者枕藉于道,“四川赡军十年,民力困弊,计其生理荡散,何啻旱伤”^[1]卷99,绍兴六年三月壬辰, p1633。郑刚中曾就川陕战区军粮余买对四川民众生产与生活带来的影响感叹道:

西南被兵而来,理财佐军者,其入数可计乎?曰用粮,则岁食一百六十余万斛,而余居其半……今日东不出陕,西不至渭,掇聚腋削,垂二十年未已者,止蜀一隅受之……今所以取蜀者,既倍越常赋,而粟帛之征,责办于钩镰机杼之间。^[20]卷13《送并都运出峡序》

四川除成都府路经济比较发达外,其他地方并不富裕,加之供军,负担更重。事实上,即使是成都府路民众,也为供军殚精竭虑。“成都一路,素号繁华,缘自军兴以来,困于支移折变,日朘月削,溘不可支。”^[8]卷169,赵汝愚《论存劬西蜀诸守令奏》为解决军粮,四川增设诸多赋税名目,诸如对余之米等,“比昔时之税,不知几倍”^[1]卷128,绍兴九年五月癸卯, p2080。在征收中额外增加又多,“内郡廩庾,取之无镗粒之积;调夫繁伙,倍于常赋”^[7]卷82《故秘书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张公墓志铭》。在沉重的赋税负担之下,民众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

再看军粮转运中的情况。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陆运和嘉陵江水运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大体看,陆运所用时间少,便于及时解决军粮供给问题,但劳民伤财。嘉陵江水路运载量大,中途损耗不多,但所用时间太长,兵家行事,讲究战机,所以水路供粮容易贻误战机。时人所谓“水运迟而省费,陆运速而劳民”^[1]卷110,绍兴七年四月丙辰, p1789,概括得极为准确。在南宋川陕战区的粮物转运方式问题上,朝臣等争论较多,主要也是由各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致,所谓“宣抚司欲其速至,则必以陆运为便;总制官欲其省费,则必以水运为便”^[1]卷102,绍兴六年六月辛酉, p1676。因此,为实现军粮的及时供应,一旦战事兴起,坚持陆运而导致民夫死亡等也就在所难免。至于措置军粮军中的扰民现象,时人也显得无可奈何,所谓:

蜀人所苦甚者,余买、般运也。盖余买不科敷则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则不能无扰;般运

事稍缓则船户独受其弊,急则税户皆被其害。^[4]卷374《李迥传》, p11595

可见,在军粮余买中,科敷增重而扰民;在军粮转运过程中,船户与税户同样遭殃受害。民众为川陕屯驻大军的军粮供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郑刚中曾论及川陕战区粮饷转运之艰难:

蜀道险巖,推挽不进,万山之间,急流盘屈,舟破米沉,则追逮填塞,无有穷已。^[20]卷13《送并都运出峡序》

运夫在转运军粮中因自然环境制约,行进艰难,又难免官府苛责。曾任潼川府路转运副使喻汝砺讲到,川陕战区军粮余买与转运有四难:

米价增长,余之难;脚直空乏,请之难;舟子雕零,雇之难;江流干淤,运之难。^[1]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庚戌, p2273

将军粮余买及转运中人为干扰与自然限制造成的困境一语道破。

转运军粮对民众的影响很大。由于军队长期驻守关外地带,当地民众在提供粮草以及转运粮饷中出力最多。史载,关外阶、成、西和、凤四州,岁苦和余,“而凤州在鱼关前百九十里,系嘉陵江源,滩石水涩。阶、成、西和去江愈远,无由漕运,和余莫免”^[22]卷67《读文集九·范石湖文》。凤州虽处在嘉陵江源,但江源地带水浅无法运粮,转运粮饷成为当地民众的负担;阶、成、西和三州却远离江流,陆路转运军粮不可避免,所谓“沿边数州之民,又苦差使繁重”^[8]卷169,赵汝愚《论存劬西蜀诸守令奏》。如文州,“地荒民稀,而力役最重”^[11]卷91《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由于转运军粮,南宋四川民众力役沉重,“四川军兴以来,供亿至重,民不堪命,公私困竭”^[1]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乙未, p2884。在军粮转运中,由于屯兵之地与余买之地相去遥远,“屯师兴、利,而乃取粮西川,水陆漕运,是民力未有息肩之期也”^[1]卷118,绍兴八年三月甲辰, p1915。时人曾指出,川陕战区转运军粮,一夫费钱为一十八万,一夫所运不过六斗,计其米数则是六十钟而致一钟,“夫以役一夫而费十八万,运一钟而用六十钟”,军前所得不多,但却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所谓“民间所损,已甚丘山”^[8]卷261,兴宗《请以辅兵运饷粮疏》。在驻军当地转运粮饷,道路不是太远,尚可应付。至于从其他地方转运到边界驻军之地,路途遥远,“益、梓、夔路之民困于科调力役,夫估不已,而又科正夫;水运不给,而重督陆运”^[12]卷18《论蜀事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札子》。在水、陆两线,民众为转运粮物常年奔波,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

四、结 语

由于川陕战区在南宋政治、军事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南宋在此采取了十分积极的余买和转运军粮的措施,确保了川陕战区驻军军粮的充足供应,为川陕战区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川陕战区对南宋政权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保障作用,是与南宋在川陕战区采取的诸多余买和转运军粮的措施密不可分的。需要指出的是,川陕战区军粮的余买与转运,其过程相当艰难,出现较多弊端,成为当地民众沉重的负担。这体现出南宋川陕战区军粮供给的艰难,也反映出军队物资供应对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南宋川陕战区,通过军粮供应,将驻军与当地民众紧密联结在一起,民众对军队的军粮供应,是川陕战区诸多事务中的重要一端,是川陕边防安全的生命线。以往在评价南宋川陕战区巩固的原因时,多突出武将与军队的作用。通过军粮余买与转运这一问题,我们看到,在川陕战区的巩固中,当地民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同样值得肯定。不难看出,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供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涉及军事与社会的互动等内容。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余买与转运问题,是一个认识军队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其中许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2] (宋)朱松. 韦斋集[M]. 四部丛刊续编本.

- [3] 朱家源、王曾瑜. 宋朝的和籴粮草[J]. 文史, (24).
- [4] (元)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 (宋)王之望. 汉滨集[M]. 丛书集成续编本.
- [7] (宋)魏了翁. 鹤山先生大全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8] (明)黄淮、杨士奇编. 历代名臣奏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9] 许吟雪、许孟青编著. 宋代蜀诗辑存[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 [10] (宋)周必大. 文忠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 (宋)楼钥. 攻媿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12] (宋)吴泳. 鹤林集[M].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 [13] (宋)张栻. 南轩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马强. 汉水上游军事历史地理研究[M]//马强. 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 [15] (宋)吕陶. 净德集[M]. 丛书集成新编本.
- [16] (宋)孙应时. 烛湖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 (宋)员兴宗. 九华集[M].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 [18] (宋)袁燮. 絜斋集[M]. 丛书集成新编本.
- [19] (宋)李流谦. 澹斋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 (宋)郑刚中. 北山文集[M]. 丛书集成新编本.
- [21] (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 老学庵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2] (宋)黄震. 黄氏日抄[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3] (宋)文同. 丹渊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24] (宋)陈师道. 后山集[M]. 四部备要本.
- [25] (宋)汪元量撰,孔凡礼辑校. 增订湖山类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6] (宋)薛季宣. 浪语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7] (宋)扈仲荣等编. 成都文类[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张颖超

Purchase and Transportation of Army Provisions in the War Zones of Sichuan and Shannxi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f the Transportation on the Jialing Riv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Yu-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war zones of Sichuan and Shannxi had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and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the system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In order to prepare the military rations, the Southern Song government collected lots of grain by purchasing, and transformed the grain to borders by land and Jialing River, which helped to strengthen the battlefield of Sichuan and Shannxi. Some problems are found in the purchase and transportation of army provisions, such as the heavy burden on the mass of people in the area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military supply on the society. The purchase and transportation of army provisions in the war zones of Sichuan and Shannxi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a typical case in the study of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army material suppl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war zones of Sichuan and Shannxi; the army provisions; purchase; transportation; the Jialing River